

马来西亚政治文化的历史源流 | 东南亚地区《区域动态》6 月第一期

本期东南亚区域动态分为“学术动态”及“时事动态”两大板块。“学术动态”推介安东尼·米尔纳的《君权体制：殖民前夕马来人政治文化》一书，该书试图辨别马来人政治动机的真正特征，发现了“马来人创造的方式”这一政治活动的意识。“时事动态”汇编了近一月内泰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及地区整体的大事要闻，涵盖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领域。

-----学术动态-----

编者按：19 世纪英国在马来亚建立殖民统治时，遇到了一种被称为“Kerajaan”（字面意思为“有一个王室的国家”）的特殊马来统治模式，这种统治模式不是围绕着政治领土，而是围绕着作为特定统治者臣民的一群人（rakyat）。人民主要效忠的不是法律上定义的国家或民族或宗教团体，而是王室成员。“Kerajaan”一词源自于梵文，意指生活在帝王统治和保护之下。而君王（Raja）一词则是从天王（Dewaraja）一字衍生出来的，是特定地理区域内统一的象征，他的权威来自于宫廷内外亲族的支持，以及被任命为较小领土单位的大酋长和小酋长的等级制度。在一套复杂的等级关系中，每个人都有个特定的头衔或等级。这些关系起源于王室宫廷的礼仪习俗，但延伸到日常的社会交往中，并通过特定的着装、居住和行为方式不断复制和协商。在马来亚的统治中，血缘（世系）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是权力的象征，有夺取生命的能力，能否获得权力职位首先取决于这一因素。

本书《君权体制：殖民前夕马来人政治文化》（*Kerajaan: Malay Political Culture on the Eve of Colonial Rule*）所描述的“Kerajaan”这个词像“马来人”（广义上，不只是指国籍）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基石，即使已被赋予现代意思，但其潜伏的历史性内涵，依旧影响了当代马来人，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思维。现今“Kerajaan”主要是指政府（Government），尤其是殖民时代在马来半岛开启后，为了对应欧洲人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国家”行政机构方面的制度而采取的释词，其含义只不过是“处于拥有王侯的状态”。作者细读众多马来传统文学（即 Hikayats），尤其是《彭亨王朝传奇》（*Hikayat Pahang*）和《日里王朝传奇》（*Hikayat Deli*,

日里王朝座落在苏门答腊棉兰市一带) 这两部作品, 试图辨别马来人政治动机的真正特征, 发现了“马来人创造的方式”这一政治活动的意识。

在前殖民时代, 马来群岛众多苏丹国拥有一致政治体系, 而这和欧洲殖民宗主国的政治体系是有巨大差异的。以前的殖民官员与学者们观察和研究马来群岛众多的统治者, 都有一个印象, 就是这些拉惹苏丹们 (Raja-raja Melayu^①) 举止言辞很是温文尔雅, 谦恭有礼, 但好像是群不事生产、无所事事、多数时候只是在庆典上亮相的“仪式典礼型”君主, 仿佛缺少了真正的政治力量, 他们不禁有种疑问, 马来人的政治体系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 统治者是如何联系人民成为“国家”? 这些前殖民时代的苏丹国没有欧式的国土与国民观念, 但他们都认为自己王朝重要的资源是人民, 可是不曾产生编户齐民的制度来拴束子民 (反之苏丹国子民的流动很松弛), 作者认为拉惹苏丹是靠“raja”的“名誉”(Nama) 来“拉拢”子民的属聚。

“Nama”是马来文化至关重要的观念, 是拉惹苏丹与全体子民行动和操守的“终极源泉”, 一切作为是为了招唤与积蓄名声, 无论名声是体现在今生还是去世后的世界。对统治者来说, 名声招来了更多子民, 更多的子民则提升了他的名誉, 而子民则从个人名声 (为统治者服务而换回) 获得苏丹的赐礼与衔头, 这又提高了个人名誉。换言之, 统治者使用种种手段去争取金钱财富, 权威武力, 最终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些东西来获得“Nama”。

欧洲人初到东南亚经商, 常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些拉惹苏丹都自己领土垄断了一切商业买卖, 并且只让外国人而不是自己的族人子民经商, 仿佛对金钱非常贪婪, 但是作者指出, 这只是表象, 他认为这些看似不合理的措施, 其实是要防止其他人 (自己的子民) 有能力与统治者争夺人们的拥趸。不过财富许多时候不是直接 (如“给钱”) 买下支持, 它是通过另一种更微妙的形式来摄取人心, 那就是通过庆典宴饯这类与民同乐的活动, 加上统治者与宫廷华丽庄严的外饰装潢, 激起子民羡慕与靠拢之心。苏丹们在“仪式性”君主的表象之下, 其实代表了马来社会的次序与组织的编织原则。

《殖民前夕马来人政治文化》是对殖民统治前夕马来政治思想的一项开创性、挑衅性的研究——基于马来和欧洲的资料, 并解决当今马来西亚仍然至关重要的问题。从外部看, 十九世纪的观察者能够识别出一个单一的“马来世界”, 它具有共同的语言、服饰、礼仪、宗教和习俗特征, 以及相似的定居和职业模式。然而, 尽管马来世界的人民之间可能始终存在一定的文化统一意识, 但马来世界从未实现全面的政治统一。相反, 这是一个支离破碎、流动

^① 在英国百年殖民的脉络下, 马六甲和檳城已经没有王室, 以马来西亚为主的森美兰 (Negeri Sembilan)、雪兰莪 (Selangor)、玻璃市 (Perlis)、登嘉楼 (Terengganu)、吉打 (Kedah)、吉兰丹 (Kelantan)、彭亨 (Pahang)、柔佛、霹靂州等 9 州, 则依然保有王室和苏丹、拉惹等君主的称号。

性强的世界，有众多的王侯、迁都、模糊的边界和人口的迁徙。政府和法律结构极其松散。欧洲观察家通常倾向于集中研究马来制度，而不是它们背后的概念，并用西方术语解释和评估这些制度。对于欧洲观察家来说，对马来人政治动机的经济解释是很自然的，他认为寻求控制东苏门答腊出口贸易，特别是胡椒贸易，是该地区政治行动的根本动机。但是，正如本研究的作者想要证明的那样，马来王对商业的兴趣不如对个人财富的兴趣，因为财富是权力的手段，而权力则反映和体现在他个人追随者的规模和数量上。由于任何富有的马来人都可能成为权力的潜在竞争对手，因此王公不仅寻求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且还阻止其臣民积累财富。财富是王侯权力的关键，因为它可以通过授予头衔、尊严和特权以及通过维持昂贵的仪式、庆典和娱乐来收买主要臣民的忠诚。因此，完全符合马来人的马来传统，王权应该被惯例化和正式化，王权应该更多地与仪式和仪式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实际统治的任务联系在一起。

所有这一切都被欧洲观察家注意到，他们倾向于将这一制度称为“东方专制主义”。他们清楚地看到马来人不符合西方的政治观念或范畴，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事实上，与其说它是一个政治体系，不如说它是一个“魔法宗教体系”。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Kerajaan”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杀戮权，默认情况下也依赖于放生权。这并不是说日常行使权力的特点就是粗暴胁迫和血腥暴力。恰恰相反，隆重的自我行为和炫耀性的跪拜仪式是日常行使和复制权力的关键做法，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行政、纪律或规范化法规的框架，以促进经济发展或提高人民的生产能力，而是为了将经济收入的权利合法化，并在必要时通过致命的武力来确保延续。违反这些规则反过来又被视为对真主的神圣权威及其在人间的化身（即苏丹）的旨意的冒犯。人力资源的多寡是传统社会衡量统治者强弱的指标，而非所统治区域的辽阔度。所以在东南亚传统社会里，统治者面对统治的难题。他们无法在茫无边际的土地上定制一个固定的政治边界，并把权力集中在王都。这意味着统治者无法有效地管辖被统治群体。因此，如何让被统治群体效忠于统治者是至关重要的课题。

统治者遂援引宗教和神学元素来达到其政治目的，接而创造以神力来治理其统治区域。当时的君王邀请印度祭司婆罗门来为其进行神化的宗教仪式，让自己可以达到“天王（Dewaraja）”的身份，以便拥有神力主宰世间的政经社会。要而言之，国家的权力完全为君王所有，拥有神力的君王就拥有主宰国家绝对的权力。鉴于君王拥有神力和被认为是天神在凡间的代言人，所以隶属君王的臣民也都深信效忠（daulat）和背叛（derhaka）这两个概念。臣民效忠君王，将得到君王眷顾，免于厄运。今天马来西亚虽已独立超过半个世纪，但政治文化上与传统时代比较起来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异。这点可从政党文化尤其是巫统的核心

价值中发现，仿佛只有巫统可以保护和眷顾马来族群，并要求马来人无条件的效忠巫统，就好像君王时代只有拥有神力的君王才有能力保护和眷顾其臣民，从而要求臣民无论君王德政与否，都需无条件效忠。在传统社会中，忠诚是用来巩固统治者的个人利益的，但今天，忠诚是被用来服务拥有相同政治和经济导向的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阶级的利益的，即是塑造人民需对政党投以毋庸置疑的忠诚，才可以换来政府的保护与眷顾。潜移默化中，人民的政治思想也被效忠（*daulat*）和背叛（*derhaka*）这两个传统时代的产物钳制住了。

《东南亚研究杂志》（*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发布黛安娜·刘易斯（Dianne Lewis）关于安东尼·米尔纳（Anthony Milner）所著《君权体制：殖民前夕马来人政治文化》的书评文章。原书作者安东尼·米尔纳是国际知名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专注东南亚史，现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休教授。黛安娜·刘易斯的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君权体制：殖民前夕马来人政治文化》是马来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这本书脱胎于安东尼·米尔纳在康奈尔大学于 1977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并被出版为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第四十期专著。该书反映出近年来马来和其他非西方文化背景的学者的关注，他们试图突破自己西方学术训练和材料来源的限制。米尔纳等学者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对某一特定社会的政治行动进行溯源，找到这些政治行动最初的观念，我们就能够更有效地分析这些社会。此类研究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以及我们自己的“政治文化”，并不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单从这一方面来看，这本书就应当被广泛阅读。我相信它对于研究 19 世纪马来社会的学者来说，也大有裨益，因为米尔纳既以学者的严谨、又以爱好者的洞见开展了这项研究，他对马来政治文化的重构令人拍手称快。

这个“*kerajaan*”术语很重要，虽然在书中没有正式定义，但米尔纳在序言中论及其研究目的时进行了充分解释。它更多指的是马来政治生活的思想而非结构，指的是马来人的观念世界，那种我们所有人在行动前都无意识参考的文化和心智背景。他对马来政治文化作出的第一个判断是马来政治文化有其独特性。为此，他也许与 J.M. 古力克（J.M. Gullick）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存在分歧，后者从制度和“‘实权’（*real power*）的流动”的视角看待 19 世纪的马来政治环境（第 viii 页），这种方法太可能强调马来政治环境和其他政治环境的相似之处，不适合米尔纳。

米尔纳认为，马来政治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很少依赖于一套小权力结构的体系。马来社会里只有一套制度，就是拉惹（Raja）。米尔纳说，19 世纪的观察者比他们所知道的更接近真相，19 世纪的观察者把马来诸邦描述为无政府主义，因为他们确实没有欧洲意义上的政府（第 114 页）。“拉惹不仅是‘关键的制度’，而且是唯一的制度，他在他的臣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既有道德和宗教的一面，也有政治的一面”（第 113 页）。拉惹就是社会——只要他存在，社会就有了形式和目的，如果他出于任何原因被撤销，社会就会陷入混乱。

曾有人指出拉惹的重要性，但米尔纳扩展并完善了这一观点，论证了这样一个完全集权的社会如何运作。首先，他对权力最明显的来源——财富进行了分析。这是一个微妙的话题，因为米尔纳既希望展示财富在马来社会中的重要性，又希望展示它作为权力的物质来源之无关性。他阐述了在理想情况下，所有的财富都流向拉惹，也从拉惹那里流出——次级酋长聚集财富对拉惹来说则是一种威胁，因此在社会上是不可接受的，这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威胁。当然，理想并不总能实现。但这种社会观念给一些老问题带来了新见解：为何在马来人中难以形成商业中产阶级？19 世纪的拉惹是否“贪婪”？这也许是一个逻辑发展：在一个社会中，要获得奢侈品甚至必需品，就需要同外国人进行成功的贸易，而马来人之间的过度竞争只会对他们所有人都不利。因为财富如此重要，对除了拉惹以外的所有人来说，公开追求财富都是不可接受的。

在米尔纳看来，财富更像是拉惹的一种属性而非资源，他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结合案例论述了这个观点，即拉惹的地位建立在物质权力范围之外的因素上。马来人对他们的拉惹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忠诚，因为他们的整个存在都由拉惹定义。在他讨论礼仪性的拉惹时，米尔纳进入了一个明显令当代观察者感到困惑的地方，那就是马来人对看似“空洞”的头衔表现出的渴望。他认为，在马来人的观念中，这些头衔并不是虚名。在讨论马来人的“nama”（译者注：马来语意为“名誉、声望”）或美名概念时，他认为，在一个隐私和个性都是陌生概念的社会里，一个人的名誉实际上对他非常重要。而传统上只有拉惹才能赐予或改变人们的名誉。对拉惹的这种观点无疑有助于解释马来历史中的一些地方：米尔纳指出了林加苏丹在彭亨内战中的干预。虽然对当代欧洲人来说似乎不太可能，但他的支持可能会使天平偏向那些远没有“实”权的竞争者。在此我必须要说，米尔纳一直拒绝“实权”这个词，这让我有点困惑——我只能假设他用它来指代“物质权力”。能影响事件的能力无疑是“实”权，即使它的来源是非物质的。正如米尔纳所概述的那样，拉惹的权力源自他在马来人世界的绝对中心位置。所有的福泽都源自拉惹，甚至包括精神上的，因为宗教也是他的特权之一。拉惹的权威“并

非专门是政治性的”，因此对具有不同观念的欧洲人来说，他们看不见拉惹这样的权威。但米尔纳想让我们相信，这在当时的事务中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对 19 世纪政治文化的这种重构效果如何？它必然是一幅以 19 世纪的文献——《彭亨传奇》（*Hikayat Pahang*）和《日里传奇》（*Hikayat Deli*）^②——为中心的理想化图景。米尔纳承认使用这些资料明显具有风险（第 112 页），但我们又还能去哪儿得到这些信息呢？毕竟，当时的马来作者不太可能歪曲他们对政治事件的基本看法，尽管他们可能会改变细节。更容易出错的是我们对这些概念的解读。在我看来，对他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解释妄加评论似乎有些冒昧。米尔纳巧妙利用各种资料来支撑其研究发现，并从中构建出一个马来政治文化的逻辑框架，对解释 19 世纪马来政治活动中的一些令人费解之处很有帮助。他谨慎地对待 19 世纪中期，声称自己只做了一项“共时”研究。这引起了我对这项研究主要的不满。米尔纳强调，马来世界是分裂的，没有一个单一的君主（第 1 页）。这（只）反映出问题的外在事实，但 19 世纪的马来人果真如此看待自己吗？曾经发生过分裂，但随后又出现了对一个更大政体的追求。彭亨和日里都曾经承认同一领主的统治；米尔纳的证据也说明，林加的拉惹在那时对彭亨的影响显然超越了地方政体。我相信，在这一点上，米尔纳可能被马来作者误导了，他们急于强调自己的庇护者是多么重要。毕竟，马来人创造的较大政治团体的类型几乎不会类似于欧洲的民族国家，甚至不会类似于泰国或越南。在这方面，米尔纳忘记了他自己对马来意识的研究经验，在过于关注他的主要问题时，掩盖了另一个问题。然而，在这项主要聚焦于 19 世纪的研究中，也许是可以理解的疏忽，也没有真让整个研究大打折扣。

我对这本书还有一些小意见要提出来。参考文献中有几处错误，可能是拼写错了，并且在地图和正文之间有拼写不一致的地方（如马六甲的英文“Malacca”及其马来文“Melaka”）。先是说为了“方便读者”、马来语单词的复数要加“s”表示，后来才发现只有传奇（*Hikayat*）这一个单词这样做了，这多少有点令人恼火。把这个词进行英文化转写会减少读者的分心。不过，这只是些小问题。这本书很好读，读者不会遇到太多学术黑话。

总之，米尔纳的研究让我们对马来社会有了新的理解，也将马来人对世界的独特观念（无论是政治还是其他方面）呈现给我们。许多人或不同意他的部分甚至所有分析，其他人则会指出其中一些内容并不新颖——但我们都应感谢他迈出的第一步，希望这将激发后人对这个难以理解但富有价值的课题作进一步探究。

^② 传奇，即马来传奇故事或“希卡雅特”（*Hikayat*）文学，是马来古典文学中最主要的散文形式。参见：梁立基：《印度尼西亚文学史》，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年，第 154 页。

(英文原文见 Lewis, Dianne. "Kerajaan: Malay Political Culture on the Eve of Colonial Rule. By A. C. Milner.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2. Pp. Xxiv, 178. Maps, Bibliography, Index."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5, no. 1 (1984): 182–84. <https://doi.org/10.1017/S0022463400012273>, 本文为开放获取)

《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发布时任托马斯莫尔学院(Thomas More College) 历史系教授卡尔·A. 特罗基(Carl A. Trocki) 关于安东尼·米尔纳所著《君权体制：殖民前夕马来人政治文化》的书评文章。特罗基的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近年来，东南亚学者们开始重新评估当地的历史文献，历史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之间也因此展开了大量交流。因此，《君权体制》与雪莱·埃林顿(Shelly Errington) 的《对过去意义中的文体的几点评论》(Some Comments on Style in the Meanings of the Past, 载《亚洲研究杂志》1979 年 2 月第 2 期) 和詹姆斯·T. 西格尔(James T. Siegel) 的《影子与声音：苏门答腊人的历史思想》(*Shadow and Sound: 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a Sumatran People*,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9 年) 等研究一脉相承，这两部作品试图通过马来传奇故事分析马来政治文化。米尔纳在他的研究中，试图界定传统马来世界中政治行动的基础。他得出的结论是，理解传统马来政治的关键在于“君权体制”(kerajaan) 这个概念，或者如他所定义的，“有国王/君主存在的状态”。因此，拉惹是马来政治体系的核心，而不是王国(negri) 或领土单位。他进一步提出，应该将“马来人”这个术语理解为一种政治头衔，适用于那些实际上拥有拉惹、并且通过马来传奇表达政治文化的人们。

这本书以讨论欧洲人和殖民主义者对 19 世纪马来政治制度的认识不足开始。米尔纳认为，政治和政治行为的理性主义概念呈现的是一幅失真的图景。他们尤其未能理解政治动机的问题。像古力克这样的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实权”和“政治制度”上，这本质上是错误的。

米尔纳指出，马来人所认为的他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一个“有效的社会控制体系”。欧洲观察家在“地区酋长”之“实权”与拉惹或苏丹之“纯粹的礼仪性”角色之间所做的区分，是西方文化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制度所造成的扭曲。拉惹，虽然他经常只是赐予头衔和举行仪式，但被马来人视为政治和文化宇宙的守护者。拉惹“定义了人”，因此，无论在当世还是来世，拉惹都为他们提供了唯一可能的机制来增强名望。“他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也是这个社群体验世界的方式。人们不是臣民，而是拉惹的延伸：他们确实是拉惹名望的衡量标准”(第 113 页)。

为了阐明假设，米尔纳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分析策略。第一种是展示体系的运行情况。他以 1857 年至 1863 年彭亨内战这一具体的历史情境为例，论证了被废黜的林加苏丹马哈茂德四世（Sultan Mahmud IV）身上“礼仪性拉惹”的作用。第二是对《日里传奇》进行分析，这是一部关于苏门答腊东海岸一个马来王国的历史。马来传奇故事被视作马来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手册”。

《君权体制》是一本重要且发人深省的书。作者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以及一个扣人心弦（可能并不总是令人信服）的论点。研究马来历史和文化的学者应该仔细阅读这本书，当代政治观察者也能从中受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米尔纳在本书开篇中对马来世界的文化整体和马来身份认同概念的讨论。他的分析整合人类学和历史学，为引人入胜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尽管有这些优点，但这本书在文体和结构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尽管这本书相对较短，但它包含了大量重复的段落，作者倾向于重申观点。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统一性和连贯性。似乎没有太多连接对彭亨战争和《日里传奇》的讨论。尽管两者都用来说明主要假设，但这两部分相互支撑的证据不足。两个关系更为紧密的例子可能会加强论点。

一些读者可能也会对米尔纳采用文化主义的方法提出质疑。通过将马来传奇故事中的精英价值观作为马来身份认同的核心元素，他似乎更像是君权体制中更具压迫性特征的辩护者，而不只是一个解释者。实际上，人们会认为马来传奇故事作为一种宫廷文学，要强调拉惹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要遏制反叛（马来语：derhaka），还要刻画出一个没有拉惹的社会是混乱无章的。尽管米尔纳可能正确指出了西方书写的缺点，但许多人也会质疑他在马来传奇中看到的观点是否具有普遍性。

然而，作者否认了他的描绘的独特性：“我在马来传奇故事中寻求的经验范畴不太可能……是精英的专利。这样的垄断会导致马来社会的根本分裂。”他否认存在证据显示这样的“分裂”。这种观点显得过于狭隘，不太能令人信服。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现代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政治事件只能依靠像《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这样经过严格审查和刚性宣传的报纸报道，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得出什么结论。如果没有这种教宗无谬式的声明，米尔纳的论证同样令人信服，他的见解也同样重要。

(英文原文见 Trocki, Carl A. “Kerajaan: Malay Political Culture on the Eve of Colonial Rule. By A. C. Milner.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2.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No. 40. Xxiii, 178 Pp. Citation Notes, Bibliography, Index. \$11.95.”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3, no. 4 (1984): 809–11. <https://doi.org/10.2307/2057201>, 本文为开放获取)

策划：王晓峰

编译：李庚润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

———时事动态———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4 月经济向好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4 月份失业率保持在 3.3%，失业人数进一步降至 56 万 6400 人，显示出劳动市场的持续稳定性。同时，劳动力市场也略有增长，总劳动人口从 3 月的 1710 万人增加到 1712 万人，劳动参与率稳定维持在 70.3%。在产业方面，4 月份的工业生产指数（IPI）同比增长 6.1%，创下自 2022 年 9 月以来的最大月度增幅，这主要得益于制造业、矿业和电力领域的显著增长。具体来说，制造业增长 4.9%，而矿业和电力领域的增长分别达到 10.0% 和 7.6%，显示出马来西亚工业活动的强劲复苏势头。此外，4 月份的批发和零售贸易总额亦表现出色，同比上涨 6.6%，总额达到 1449 亿令吉。在这其中，零售贸易增长 5.5%，达到 638 亿令吉，而汽车销售则达到显著的 18.1% 增长，极大地推动了整体贸易额的增长。非专卖店零售销售同比增长 5.2%，进一步体现了国内市场的活跃情况。

国家统计局首席统计员斯里莫哈末·乌兹尔·马欣丁表示，得益于国内消费模式的灵活性、旅游活动的增加及劳动力市场的扩张，马来西亚经济预计在未来几个季度将继续保持增长趋势。他对马来西亚劳动力市场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并预测在未来几个月劳动力市场将持续增长。

(新闻来源：马来西亚东方日报/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2024 年 6 月 14 日)

经济部长警告能源供应挑战

马来西亚经济部长拉菲兹·南利最近发出警告，指出由于天然气与石油产量的急剧下降，若不采取有效措施，马来西亚可能将变成一个完全依赖进口资源来供应能源的国家。他回顾了马来西亚曾经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丰富的碳氢化合物储备，这些资源曾经能够被转化为大量的原油和天然气，供应国内需求并用于出口。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原油的日产量已从高峰时的每日 65 万桶降至 38 万至 39 万桶，西马半岛的天然气消耗量已超过国内产量。2023 年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天然气量已占到半岛总需求的 25%，预计 2024 年这一数字还将进一步上升。

拉菲兹强调，如果政府继续依赖煤炭和天然气资源同时大量补贴民众，到 2050 年，马来西亚可能将完全依赖进口能源来驱动国家经济。他指出，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马来西亚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只有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充足性，国家的经济才能实现持续增长。因此，进行能源转型和津贴重组是政府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中的重要一环。拉菲兹承诺，经济部将致力于在 2050 年前实现国家能源的可持续发展，确保国家经济主权的安全。

（新闻来源：马来西亚东方日报/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2024 年 6 月 14 日）

碳交易法案将于年底进入立法程序

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将把砂拉越碳交易法案纳入国家立法。副首相法迪拉·尤索夫表示，由于砂拉越政府率先在州立法议会通过一项与碳交易有关的法案，因此制定国家级法律是必要的。尤索夫表示，他已受首相的指示，主持一个内阁委员会起草该法案：“砂拉越在法律（碳交易）方面非常先进，他们已经制定了相关法规，现在挑战是在国家层面。”根据国家计划，我们将在 2025 年实施它（起草法案），我们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将其提交国会，

尤索夫在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表示，马来西亚致力于通过全面的政策和战略举措来应对气候变化。据他介绍，联邦政府已经设定了到 203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45% 的目标。他说，这项工作的核心在于去年启动的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NETR 概述了一项从化石燃料转向清洁能源的战略，包括六个关键的转型重点，即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氢能、生物能源、绿色交通以及碳捕获、

使用和储存。根据 NETR 计划，我们的目标是将可再生能源容量组合从 2035 年的 40% 提高到 2050 年的 70%”。

（新闻来源：今日新闻/Berita Harian，2024 年 6 月 12 日）

【泰国】

泰国内阁会议批准加入金砖国家意向书草案

2024 年 5 月 28 日，泰国总理府发言人猜·瓦差隆表示，泰国内阁会议批准了泰国有意加入金砖国家的意向书草案。金砖国家集团制定了扩大与非成员国合作的政策，并计划邀请非成员国参加 2024 年 10 月 22 日至 24 日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这是泰国加入金砖国家的重要契机。

在金砖国家第十五次会晤期间，金砖五国就金砖国家扩员的指导原则、标准、准则和程序达成一致，并规定了申请成为金砖国家成员的六个步骤。政治安全、经济金融、人文交流共同构成了金砖国家合作的三大支柱。泰国外交部起草了一份意向书，其中明确指出泰国认识到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以及致力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泰国的这一愿景符合金砖国家的原则。成为金砖国家成员将使泰国在许多方面受益，不仅有助于提高泰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增强其在制定国际经济政策方向时所起的作用，同时还将为泰国进一步参与共建国际新秩序提供机会。

（新闻来源：泰国政府官网/THAIGOV，2024 年 5 月 28 日）

【菲律宾】

菲律宾比索兑美元跌至 18 个月低点

比索在 6 月中旬跌至每美元 58.13，跌破 4 月 25 日触及的 57.95 关口。“我们比以前不那么鹰派了。”菲律宾央行行长埃里·雷莫洛纳在周四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后表示。央行将 2024 年经风险调整后的通胀预测从 4.0% 下调至 3.8%，同时将 2025 年的通胀预测从 3.5% 上调至 3.7%。这些数字都在央行 2.0% 至 4.0% 的目标范围内。美元走强是比索贬值的另一个因素。周一，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迈克尔·巴尔表示，2024 年前几个月的美国通胀数据“令人失望”。“这些结果并没有为我提供我希望找到的支持宽松货币政策的信心，”巴尔说。对美联储可能迅速降息的猜测有所消退，引发了投资者的美元买入和比索抛售。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只要通货膨胀得到控制，比索贬值对这个岛国来说不一定是问题，因为许多菲律宾人在海外工作并将汇款汇回家。

（新闻来源：日经新闻网/Nikkei，2024 年 6 月 9 日）

政府宣布将逐步下调大米关税

菲律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进口国。该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到 2028 年将主食关税从 35% 降至 15%，以缓解该国的通货膨胀困境。该决定是在由小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领导的机构间小组会议后于月初宣布的。大米占菲律宾消费者价格指数的 9%，但声明称，在过去三个月中，这种主食占整体通胀率的一半以上。4 月份价格连续第三个月上涨，同比上涨 3.8%。国家经济和发展局局长阿塞尼奥·巴利萨坎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马科斯政府正试图通过在年内将进口大米的关税降至每公斤 29 比索（0.49 美元）来压低菲律宾人所需负担的价格，此举将降低大米价格以“使其更实惠”。

但分析人士担心，此举可能会使越南等外国生产商受益，并使菲律宾农民难以竞争。事实上，小马科斯还担任农业部部长时就对大米实施了价格上限，以抑制通胀，经济学家称此举无效。一个月后，他取消了价格上限。

（新闻来源：日经新闻网/Nikkei，2024 年 6 月 5 日）

【越南】

越南海事局寻求应对海运费用上涨

越南海事局本月发布文件，要求各单位加强对海运价格监管，并对海运集装箱货物运输服务价格以及附加费进行审查。当前，前往欧美国家的海运集装箱货物价格呈强劲上涨趋势，过去一周世界集装箱指数上涨 12%，一个 40 英尺集装箱平均价格为 4716 美元。据越南国内一些企业介绍：一个运往美国的集装箱价格已从近 3000 美元飙升至近 7400 美元；而就运费而言，往年最高的旺季费用约为每箱 300 美元，而现在航运公司报价已经增加到 1000 美元。

面对上述情况，越南海事局要求港务局与海事分局及相关职能机构、协会和单位协调，加强对提供海运集装箱货物运输服务的航运企业的监管，要求其严格遵守政府第 146 号法令规定的价格公布及额外价格附加费规则。当海港出现拥堵情况、以及进出口集装箱出现不平衡时，将指派相关单位进行监测并向海事局报

告。海事局建议各部门积极吸收越南托运人协会、各行业协会，以及货物进出口企业对相关法规的意见，与当局积极协调、核实并澄清具体个案，共同寻求解决方案。

（新闻来源：越南青年报/Báo Thanh Niên，2024 年 6 月 11 日）

越南国家主席会见中国驻越大使熊波

6 月 11 日，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主席府会见中国驻越南大使熊波。越南国家主席苏林通过熊波大使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当选主席进行的祝贺表示诚挚感谢。苏林主席表示，愿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努力，保持两党两国高层领导人密切交流的传统，越南把发展对华友好合作关系作为越南独立自主、多边化、多样化外交总体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苏林主席高度评价熊波大使为推动两党两国关系作出的重要贡献。熊波大使表示中国党、政府和人民高度重视同越南党、国家和人民的睦邻友好和全面合作关系。

会见中，双方对近年来中越关系的强劲发展表示肯定，特别是中越高层领导人两轮历史性互访后，两国关系提升至新高度，一致同意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苏林主席建议中方进一步推动双边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跨境铁路互联互通，在越南北部省份合作建设多条标准轨距铁路；继续向越南开放市场；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新高度，日益切实、有效发展。

（新闻来源：年轻人报/Báo Tuổi Trẻ，2024 年 6 月 11 日）

【老挝】

老挝将重点实施农村发展与脱贫目标

2024 年 6 月 12 日，老挝农林部副部长在第九届国会常务会议上通报，为实现农村发展目标，解决人民的贫困问题，老挝政府将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政治局第 097 号令中确定的 6 条方针和 12 个重点方向，重点落实农村发展与脱贫的 9 项目标。其中主要任务包括：继续建设与完善服务人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推动土地分配与就业安排；改善农村、偏远地区、边境地区、革命老区人民的生活条件，特别是改善道路交通和公共设施条件；完善和扩大农村地区的电网系统和太阳能发电系统，为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电力使用创造条件；健全农村市场和商品交换体系；鼓励和促进社区和边境地区的市场开放和商品买卖；继续促进农村地

区的农业生产，尤其是农民的种植与养殖，以确保粮食供应和进口替代，同时改善灌溉、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有需要的地区调派技术人员以帮助农民开展种植与养殖生产；加强与强化生产组和合作社建设；进一步明确三类林地和生产用地的划分与分配；有效、可持续地管理、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

（新闻来源：老挝通讯社/Lao News Agency, 2024 年 6 月 13 日）

【缅甸】

缅甸军方推行易货制度并加强贸易管制

6 月 12 日，世界银行将缅甸本财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期从 2% 下调至 1%。世行预计到明年 3 月，该国 GDP 将恢复至 2019 年的 91%，产出较疫情前仍有所下降，贫困人口数较疫情前增长约 700 万。陆路跨境贸易受武装冲突影响，贸易额同比下降。随着若开、克钦、实皆等地地方武装实控范围的变化，缅甸军方的财政收入也面临更多威胁。目前的外汇管制和交易系统未能让当局遏制缅币汇率下跌的势头，自 5 月底始，缅币汇率屡创新低。

面对国内产出不景气、跨境贸易受限且外贸逆差居高不下，财政收入面临威胁及本币汇率下跌的局面，缅甸当局试图转向易货交易。5 月 28 日缅甸工商联合会（UMFCCI）向各行业协会发出通知，要求外贸公司与外国同行签订合同实行易货交易。外贸公司还须向缅甸央行外汇管理局提交出口外汇收入豁免及进口外汇支付豁免申请文件。但国际通行硬通货结算，商界并不看好这一政策推行的前景。当局也将保留目前采用的外汇管制和交易系统。

缅甸的进口贸易商也面临新的限制。5 月 30 日，经贸部宣布自 7 月 1 日起，到港货物若未获进口许可，进口商将受追究。该类许可一般须提前 5-6 个月申请。在实践中进口商可通过申请仓储许可的方式规避部分风险，但仓储许可的适用商品门类自 6 月 7 日起也将作出调整。军方希望通过这些手段缓解当前的危机。

（新闻来源：综合今刻缅甸/Myanmar Now；缅甸环球新光报/The Global New Light of Myanmar；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24 年 6 月 12 日）